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散文》2005 年精选集/ 吴梦川等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6-4376-2

I. 散… II. 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524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40 × 97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8 字数 256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写在前面

汪惠中

【一】

《散文》是一本很低调的刊物。在大小笔会上,《散文》的编辑也总是低调的一群。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演说家,没有一个想去做划分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只会带着一颗心,带着善意,去认真地听取。

【二】

尽管无数人认为《散文》对青年的写作包括学生作文有着好的影响,尽管在商业角度学生阶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还是没有去做所谓的少年版或学生版。我们的作者并不缺少少年作者和学生作者,但他们在《散文》看来并非特殊的一群;唯一可说的,他们,那么早就有着思考的习惯,有着充满个性的表达,这真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三】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整体上呈现的乃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写作者的“文学战线”工作者的身份渐渐淡化,他们渐渐从话语霸权和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他们终于在重重迷雾消散之后成为精神上的个体劳动者。这是一种良好的趋势,虽然在这一趋势中夹杂着让人迷惘的偶然事件。这种写作外部环境的改善是比任何具体创作成果都要重大的历史事实。在我看来,混杂的生活秩序和日常欲望打不垮文学,拜金主义也打不垮文学,相反,它们在合适的时候,会给予少数杰出写作者一个寥廓的带有悲剧色调的氛围,让他们心中那个文学种子经受考验。

生活中的不平事,也许会败坏一个人的心情,但它却不是文学根本意义上的敌人。

【四】

当代中国文学获得基本生存环境的时间并不太长,如果从新时期以来算起,不过二十几年。看到了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就有理由说,谁也不要急于去做所谓划时代的事情;二十几年,对一段新的文学传统的生成来说,真是不够。看到了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就有理由说,不管是写作者、批评家还是编辑,持有一颗平常心是多么重要。平常心是一颗什么心,我也不想引用佛家语录了。我的解释是一颗洞察世俗又不为世故所累的心。

每一个写作者都存在着刻入历史的可能,但这不是写作存在的理由。

【五】

我总有一种感觉,现时的写作者在艺术上的觉醒,其状貌颇类南北朝,可谓流派纷呈乱花迷眼,一时失却所谓“准的”。历史的理性往往在这种足够混乱的秩序中渐渐浮现;理性的历史总是在恰当之时选择代言人,用以展示一代人难以把握的宏大秩序。于是,钟嵘《诗品》生焉。钟嵘身后并不久长,即是有唐一代的伟大的文学。

我们离一种好的文学,离文学的新的伟大时代也不远了。

2006年1月

目录

《卷壹》

吴梦川	道具 003
李汉荣	回忆父亲 011
傅 菲	你的身体是时间的容器 023
彭建德	春节笔记 030
张 健	轮回 037
鲍尔吉·原野	水 042
朱以撒	邂逅 050
耿 翔	读莫扎特与忆乡村 059
学 群	天地有大美 070
贺 濒	边疆视觉 078
季栋梁	人与狗 085
冯文柯	故宫里的小苦菜 091

「卷贰」

097 错误	张宗子
105 天性	王 陆
110 想爱你到老	胡发云
121 逝者	周凡恺
128 乡悼	杨早管
133 院落的影子	王伟林
141 赣东北记忆：路上的县城	范晓波
149 在往事中成长	谢宗玉
155 十年梦·时间段落	沈 念
162 倦鸟	江少宾
169 烟雨中的林学院	路 也
174 老城区	曾 园

目录

「卷叁」

蒋 蓝	证铁的过程 181
周晓枫	来自美术的暗示 189
赵丽华	奢侈的月光 197
段 炼	为何不远行 201
韩松落	人间开始绝望，上帝才开始歌唱 206
阳 飏	颜色 210
代 薇	消逝 214

目录

221 人间店铺	巴音博罗
228 幸存	吴文君
231 我的叹息妈妈	庞 培
235 村庄	尹学芸
238 庄子的草帽	陈所巨
243 拆墙	袁劲梅
252 日子	江 飞
256 火车火车	徐景皓
260 格桑盛开	王 琰
265 撒落的花瓣	毛云尔
269 回到草中间	许俊文
273 院子与秋天	杨 荻
276 爱情的模样	江慧妍
282 人世的花朵	陈 刚
286 如水流过	冯 蓉
292 向日葵	周公度
296 儿子如书	郭文斌
303 一只改变我和动物关系的猫	习 习

《卷伍》

郑云云
车前子
洁 尘

蛇床 309
2004年3月9日。怡园 313
物质主义 317

目录

《卷壹》

在这里

你能看到

以意为先

而带来的散文特有的

完整性

聪明的小说家会说

我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

把文章写得更短些

短

却能带来完整的世界

这是散文的光荣

这种完整性源于

写作者认识世界的

坚决态度





I

在这里，
你能看到“以意为先”
而带来的散文特有的完整性。
聪明的小说家会说：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
把文章写得更短些。”
短，却能带来完整的世界，
这是散文的光荣。
这种完整性源于
写作者认识世界的
坚决态度。

道具

吴梦川

对于我的童年生活,我在一篇题为《革命游戏》的文章里曾作过详细描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一些具体细节:

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六岁的我在嫣家人民公社的大礼堂上跳《白毛女》,正舞姿曼妙处,却突然停下来,对站在一旁清唱伴舞的老师说,你唱错了!

台下笑声四起,老师愣了半秒钟,然后笑笑说,那我们重来,预备起,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舞着舞着,我突然又停下来,对小心翼翼伴唱的老师说:你又唱错了!

台下顿时爆发出春雷般震天的欢笑声,老师美丽的苹果脸变成了茄子脸,说话的声音也近乎哽咽,她说,那我们继续重来。于是我们继续重来。

那一天,在万众瞩目之下,我把经典舞蹈《白毛女》反复跳了四遍,真真过足了舞瘾。

然而,演出结束后,老师就不理我了,学友们也都不理我了。

时间一长,我变得有点迟钝,还老爱生病,挨过一些时日后,我开始以哭闹和绝食抗争,拒不上幼儿园,后来发展到每晚都做噩梦,并在睡梦中尖声哭叫“我打死你们!”,为了让祖国的花朵们能够安全无损地开放,我妈不得不把我关在了家里。

那时,我基本没有能力看懂样板戏,我最爱看的是动画片《大闹天宫》,那里面有我最崇拜的英雄孙大圣。但后来的影片就很没意思,搬出了世上最胖的胖子如来佛,只见他把手掌轻轻一展,再轻轻一收,居然就把盖世英雄孙大圣罩住了,一看到孙大圣被俘虏,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上蹿下跳,我的小心就充满了悲哀、耻辱和绝望。

真的,不管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们如何想,反正我认为,那绝对是对神仙社会的歪曲诬蔑,是最臭最坏的大败笔。孙大圣从五行山出来,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名字都软不拉塌的,叫什么悟空,他乖乖地跟唐僧取经去了,从前那个齐天大圣死了,再也没有活过来,这真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就在“六一”这天,灾难性的历史事件在我家发生了,我妈那只罗马手表丢了!

天哪,她竟然把那个年代最具身份象征和说服力的东西丢了!痛苦黑暗的时刻,我妈连续两天不吃不喝,待在家里冥思苦想。

没有什么人和机构能帮我们找到那只手表,大家只关心国家财产,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脑袋和嘴巴虽然长在自己身上,但都是用来心往一处想嘴往一处说的;自己的命,是随时用来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就连老婆孩子,关乎大节大义时也会跟你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整个社会都切齿痛恨私人财产。

所以,损失个把私人财产,反而能起到平衡社会人心的作用,并不算坏

事；所以，数日后，当我妈重新出现在大街上，人们看到她眼眶深陷，人比黄花还瘦，都纷纷上前向她表示亲切慰问和巨大同情。

当我妈出现在大街上时，立即就有一个老妇人悄悄尾随而来，目光像钉子，将我妈牢而准地狠狠钉住，嘴里念叨恶毒的咒语，一步一步向我妈逼近。

半年前，在一次公社大会上，我妈正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词，一个老太婆突然从人群中走上台，向我妈猛扑过去，并揪住了我妈的头发，狠命向后扯。

事后，人们安慰我妈，说那是个疯子。

事发当时，我就站在台下，我记住了我妈满脸扭曲的痛苦和恐惧，也记住了老太婆满眼的仇恨和疯狂，那种神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感觉既真实又不真实，像在演电影。

从此，这个老太婆就像噩梦一样缠上了我妈。尽管她俩素昧平生，却成了彼此痛苦的源泉和仇恨的靶子，多么神奇的情节，是不是有点像昆曲《牡丹亭》？

半年来，老太婆一直都在辛辛苦苦找我妈，执著而坚定。而我那位自称有着钢铁意志的布尔什维克妈妈，竟然怕透了这个革命的李鬼，怕得要命！一看见她就吓得直往家里跑，完全丧失了一个公社干部起码的风度和胆识，丢死人了！

我为我妈的懦弱感到羞耻，我决心要做个勇敢的人，于是，我很快加入了革命队伍，并从儿童团长刘二狗那里搞到了一把手枪。

当我腰里别着那把榆木手枪，一个人游逛到街西头时，遇到了病恹恹的王么婆，她正神秘兮兮地给身边的人讲鬼故事。

我怕王么婆讲的鬼故事，因为据她所说，那些鬼故事都是她的亲身经历，真得不能再真！倘若在夜里，我总要捂住耳朵逃也似的跑开，好像只要有一个字钻进耳朵，鬼就找到我了。

这个整日病恹恹的王么婆后来没过多久就死了，人都说她是被鬼闹死的。

那天，王么婆突然叫了我一声，黄荆子。当时我正蹑手蹑脚走着，她猛然一叫，我就站住了，想到自己畏畏缩缩的样子，简直有损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我无比惭愧！

王么婆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足足盯了我一分钟，看得我心里发毛，然后她神秘地说，荆子妹崽，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分辨不出他们是人还是鬼！

每当战斗和游戏结束，伙伴们作鸟兽散，已是夜深人静，该回家了，恐惧变成无数虫子，慢慢从我脚底一直往头顶爬。

没人与我同路回家。我独自一人，慢慢蹭过被月光浸泡得惨白的空无一人的青石长街，最后来到公社政府的府邸，大门已关，只在侧旁留有一扇小门，我家就住在这扇门的尽里头。

一钻进门，就像跌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里面没有一星灯火，没有一丁点声音。在白天，这里曾是千百人振臂高呼、口号声响遏行云的战场，是政治生命的活跃地，但是现在，在阒寂无人的暗夜，它竟然像一个坟墓，充盈着衰落、腐朽和死亡的气息。

黑暗中，我麻木机械地朝前走，睁大惊恐的双眼，虽然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以为我会在那些夜晚死去，或者我本身就是一个亡灵，脚步轻飘，在别人的历史中梦游。

是的，这不是现实，如果超越恐惧的极限，是否就能感受到未来的生机？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我就不停地生起病来，肾炎肺炎支气管炎，差点就把我折磨死了，我想我一定是在那些漆黑的夜里撞到鬼了。

不能疯跑梦游了，我只能病恹恹地靠在门槛上，看别的孩子玩耍游戏。

我开始亲近大自然，在返回内心的路途中，我久久凝视过辽阔苍穹下一

只只自由飞翔的鸟儿,大路旁盛开的一朵朵纯洁芬芳的小野花,滚动闪烁在朝阳光芒下的晶莹露珠;我还仔细聆听过大树们在秋风中的深情吟唱,屋檐下燕子们温柔的呢喃。

百无聊赖之时,我就在空荡荡的公社礼堂里东游西荡。

我看见了那台电话机,黑塔似的堆趴在办公桌上,蹑手蹑脚走过去,用力摇了好半天,然后我拿起话筒。过了好久,话筒里传来一声干巴巴的毫无生气的问候,那种声音我太熟悉了,腐朽没落,是大人们特有的音质。

我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我怕我说的话会暴露出儿童的身份,儿童怎么可能与成人沟通呢?撂下电话,我闷闷不乐地走了出去。

街上阳光灿烂,晴空万里,我的心情好起来,张嘴想唱歌,突然,一个陌生男孩猛冲过来,用力狠狠推了我一把,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已脑袋磕地重重摔倒了。

从地上坐起来,我咧嘴哭了,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人民都热爱您,但人民之间为什么不能相互热爱呢?

我的哭声惊动了一个人,这人就是刘二狗,自从地主外孙的身份暴露后,他就被所有的儿童孤立起来了。

那天,刘二狗跑来敲我家的门,要向我靠拢,自从我成了病人后,他就觉得找到了同类,弱者们是属于同一个战壕的。

我打开门,看见刘二狗站在我家门前,手里捧着一把紫红的野葡萄,满眼可怜巴巴的渴望,我接过葡萄,随手就把门带上了,地主阶级怎配进我家的门?不过,这个刘二狗从来坏记性,总记不得我凶过他,看不起他,只是一味地来敲我家的门,送各种各样的山果子。

我记得最深的,要数一个叫解放的城里知青。

解放就住在我家隔壁,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每天早晨,我早早起床,去到天井边,等他来刷牙,用一只白底红字“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的搪瓷杯子,我一眼不眨地看他刷牙,每个动作都从容优雅,满嘴雪白的泡沫让我痴迷。解放是我出生六年来爱上的第一个男人,可他却从未了解过我的爱情。

解放的隔壁住着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腰里别着真正的手枪,不苟言笑,很威严。夜里,张家的四岁小儿总是啼哭,闹得整排房子的人都睡不着觉,谁也哄不住,那位“工作组”只要隔着墙说声“不许哭!”,那小儿立即就噤若寒蝉。

寒冷的冬夜,昏黄煤油灯下,我用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信笺纸给远在甘肃的父亲写信,父亲是一名光荣的石油工人,我记得那时有句名言,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我在信中写道:敬爱的爸爸,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毛主席的话,听老师的话,听爸爸妈妈的话,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向您汇报。最后,我写道:爸爸,我想穿花衣服,穿花裙子。那是妈妈在一旁口授补缺的,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这才是真正的中心思想,是信的灵魂。这样的信寄出后不久,我们往往就能收到最最宝贵的汇款单。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我上学的第九天,由于心生厌烦,背着书包逃学了。

当我背着书包愉快地走在逃学路上时,突然听到广播里传出了哀乐,我撒开脚丫子就跑,一边跑一边尖声喊叫,毛主席!毛主席!

第二天,公社召开追悼会,会堂里鸦雀无声,气氛悲痛沉重,所有人都参加了,包括我的老外婆。我多么想大哭一场,可怎么也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到了年底,公社又召开大会,两个解放军叔叔站在公社礼堂门前,朝天鸣